引　　子

一九五五年三月十四日夜晚，香港九龙码头喧闹了一天之后，此时已沉寂下来。大大小小的船只安然停泊在岸，只是偶尔有一两艘小艇嘟嘟地划过海面，似乎是在为这宁静的港湾奏着催眠曲。突然，一辆黑色的雪铁龙牌轿车和着月光向码头疾驶而来，给平静的夜增加了一丝神秘的色彩。从雪铁龙轿车上匆匆跳下四个人，他们快步向码头走着,其中一个人低声说道:"将军,就是这艘船。"

那个被称为将军的男人询问道:"准备好了吗?"

那人回答道:"准备好了!"

被称为将军的人坚定地说:"好,上船!"

船慢慢地从岸边退出，向海的北方开去。

一九五五年三月十七日，《人民日报》第一版刊登了一条醒目的消息:"卫立煌返回人民祖国,新华社广州三月十五日电 前国民党高级将领卫立煌已在十五日返回人民祖国。卫立煌和他的夫人韩权华女士自香港抵达广州时，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委员会副主席林李明、饶彰凤等前往欢迎。卫氏当即发表了告台湾袍泽朋友书。

"卫立煌在解放前，曾历任国民党军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第一战区司令长官，中国远征军司令，中国陆军副总司令，东北剿总总司令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等职。一九四九年初，南京解放前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夕,前往广州时止。”

四月初的北京,朦朦细雨把天空的尘埃洗个干净,空气中透着一种清亮，树枝刚抽出嫩芽，处处都有了些绿意。中南海里的永福堂，是由三间老式的平房构成的，建国初期一直是朱德总司令的住处兼会客室。东头是主人的卧室，中间的屋子隔成两半，一半是储藏室，一半是饭厅，顶西头的一间是朱老总的办公室、书房兼会客厅。这间三位一体的房屋,陈设简单,除书架、沙发椅外,茶几上摆放着一盆主人精心种植的兰花。兰花的坚贞、明静、无我和高洁,象征着主人的品格和精神。

“朱老总,卫将军到了。”秘书向朱德汇报。

朱老总兴奋地迎出门去:“俊如,卫将军!”朱老总一边叫一边上前,一把握住卫立煌将军的手:“欢迎,欢迎 欢迎你返回祖国!”

“玉阶,朱总司令!”卫立煌将军激动地握住朱德的手，用力地摇着。

中国现代史上,两位出生相同,然而走上两条截然不同道路的军人,再一次紧紧地握手。

第一章　面临民族的危亡

每个民族都需要一批人准备保卫自己。

——〔法〕霍尔巴赫

本世纪三十年代，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面对中华民族的危难，……西安事变成为国共两党再次合作，共御外侮的契合点。

一、西安事变　俊如被扣西安城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叶的中国局势，使得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感到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威胁，认为全体中国人必须团结一致,才能挽救国家。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军国主义制造了蓄谋已久的“九一八”事变，中国共产党迅速地做出了反应，九月二十二日通过了《中共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提出了对日进行广泛的抵抗运动。九月二十三日，国民党政府却发表了《告全国军民书》,宣称‘希望全国军队对日军避免冲突。’蒋介石也在南京发表演说“: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联公理之判决”,采取妥协退让的政策。在蒋介石‘逆来顺受”避免冲突’的思想指导下,日本帝国主义仅仅用了四个月就占领了中国的东北三省。为了迫使国民

党政府承认日军在东北的既成事实，加速灭亡中国的步伐，于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在上海发动了震惊中外的‘一·二八’事变。由于十九路军和五路军等中国部队的英勇抵抗，打破了日本“四小时即可了事”的美梦,迫使日本三易主帅,然而,蒋介石国民党决意妥协，拒不向上海发援兵，致使中国军队在优势之下撤离上海。四月中旬，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先后发表对日战争的宣言通电，号召全国人民一起起来，真正实行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五月五日，国民党政府同日本侵略者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淞沪停战协定》。一九三三年一月,日本侵略者的魔爪开始伸向华北地区。面对日益严峻的国内局势，中华民族已到了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一九三五年八月一日，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名义，于八月一日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八一宣言)呼吁‘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停止内战,集中一切国力(包括人力、物力、财力、武力)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同年十二月九日,北平爱国学生发起抗日救亡运动,提出‘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华北自治运动’等口号,举行了轰轰烈烈的示威游行。‘一二·九’运动迅速波及全国,形成全国抗日民主运动的新高潮。中共中央政治局根据国内形势，于十二月下旬在陕北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指出‘目前是大变动的前夜,党的任务就是把红军的活动和全国的工人、农民、学生、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一切活动汇合起来，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革命战线。”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为迎接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最终胜利作了政治上和理论上的准备。

在红一、二、四方面军会师后，朱德获得了一个短暂的学习和

休整机会。这对他来讲真叫忙里偷闲，机会难得啊！自一九二七年回国后，一直在激烈的斗争前线，怎么可能有系统学习的机会呢？现在朱德可以安心地坐下来阅读大量的马列著作和历史著作了。他参加了在延安成立的“中国近代革命运动史研究会。”对中国近代历史的一些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在这几个月安定的日子里，朱德还为红军大学的学员们开设了中国近代革命运动史的课程。他为了准备讲课,常常备课到深夜,他阅读了大量的史学书籍;“更重要的是他竟完全是近代革命史的证人，他走过来的路就正是从一八九○年到现在的种种波折,在课堂上,学生包围着他,他一面慢慢讲,一面从眼镜上注视着,翻着一叠叠的参考书。”①

朱德根据当时全国各界人士日益高涨的抗日热情，对抗日战争，中国共产党在对日作战中的战略战术等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他认为抗日战争将会是长期的,他讲“:据我们的经验与估计来看,抗日战争不是一年半载与一两次战争就能解决的。战争的时间必会长久,战线必定会很宽。”而且朱德认为抗战要动员全体人民,要有预备军。“那么我们战争胜利的决定因素，就是预备军的动员如何,预备军的组织如何。”②

朱德根据自己长期的战争经验指出“游击战争是抗战的一个力量”，并且提出要培养和训练一批干部去“当教师，游击队的队长”，在游击战争的实践中培养出一批干部。他将培养人的素质提到一个高度，认为只有游击战争的理论是不够的，还要有游击战争的实战经验。一些人认为打游击战取决地形,朱德讲“:在没有大山

①刘白羽:《朱德将军》油印本,一九七七年。

②见《朱德将军讲演》,《西北青年第一次救国代表大会文献》油印件,一九三七年,转引自金冲及主编:《朱德传》,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八月 出版。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的地区也可依靠群众,利用村庄、地沟、山边等有利地形打游击。有把握的就打，没有把握的就不打。”① 他还为抗日游击队的具体作战方式提出了意见。他说：“抗日游击队唯一的进攻战术，就是袭击。袭击有二种,一种是对敌人的静止部队,即普通的袭击;一种是对敌人运动的部队，即所谓伏击。在实际战斗中，这二者常常是互相联系的。”他对袭击的时间都做了很详细的说明：

“夜间——利用夜间，即可以乘黑暗隐蔽接近敌人，又能扩大自己声势，迷惑敌人，陷敌人于恐慌错乱之中，并且还使敌人难于增援。所以，夜袭是游击队惯用的时机。

“拂晓——利用夜暗接近敌人,在拂晓时实行袭击,通常是从远道来袭的游击队和没有夜袭经验的游击队所采取的办法。不过要注意，突袭最好是在敌人起床前,袭击完成后刚刚天亮,是最有利的。

“黄昏——敌人在黄昏，大都疏于警戒。如果沿途有良好的隐蔽，游击队不妨在黄昏实行袭击。这种袭击，常能出人意料地获得胜利(自然这时要特别注意袭击前的侦察),即使不能成功,也可以利用夜暗退却迅速脱离战斗。

“白昼——游击队很少在白昼袭击敌人，但在下列条件下白昼的袭击也是可能的(一)敌人素质甚差,腐弱无备,没有防御工事，又不机警(二)孤立无援的敌人,如汽车、火车运送的(三)敌人骄傲轻敌,对于游击队的行动一无所知,又毫无防务(四)大风、大雨、大雾,易于隐蔽而接近敌人。”② 朱德把他自己多年来的战斗经

①朱德在白区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一九三七年六月九日，转引自金冲及主编:《朱德传》,第三百九十三页,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八月出版。

②朱德《论抗日游击战争》,转引自胡哲峰著:《朱德兵法》,第一百三十八页～一百四十页，中原农民出版社，一九九五年七月版。

验，总结出来，对敌后抗日游击队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这一时期,朱德、毛泽东、林彪、萧劲光、李德五人组成了一个军事研究委员会，其目的是“提高红军军事学识，总结国内战争的宝贵经验与学习新的军事知识，以迎接即将到来的民族革命战争；其重要任务在于研究对日抗战。”① 朱德在作了大量的工作之后讲“当我们由内战进入抗战时，面对着敌人是日本军队，我们便不固执内战的经验，而是加以必要的改变和提高，充分研究敌情来下决心,来决定战法。”② 朱德这一时期的学习和研究，为抗日民族战争做了理论上的准备工作。

在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下，很多国民党军队的爱国将士都提出了让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战”的要求。但蒋介石却一意孤行，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刚刚到达陕北,可乘红军远行疲劳之机,再次对其进行“围剿”。他命令东北军和西北军开赴陕北进行“剿共”的内战。当他获悉中共正与张学良、杨虎城结成了区域性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后，他怕事态扩大，认为“如不设法防止,势必演成叛乱。”③ 蒋介石气愤地大动干戈，准备亲率大军与一批国民党的高级将领前去西安,逼张、杨“剿共”。

十二月初,中国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徐海绥靖分区司令官、陆军上将卫立煌，接到蒋介石的急电，命他火速率领幕僚去

①朱德就中央军委已组织军事研究委员会事致各兵团首长电，一九三七年六月三十日,转引自金冲及主编:《朱德传》,第三百九十三页,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八月版。

② 朱德《论解放区战场》,第一百六十八页,《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八月版

③蒋中正:《苏俄在中国》,第七十四页,台湾中央文物供应社,一九五六年十二月版。

西安参加会议。卫立煌带领参谋长郭寄峤等幕僚，从蚌埠乘专车赶往西安。事情说来很巧,当夜幕初降的时候,陇海铁路局的局长,知道今天有贵客要来，就守候在车站，当卫立煌一行刚一进车站，局长就满脸堆笑地迎了上去，寒暄一番之后，请大家上车。局长为了表示心意,对卫立煌讲:“卫司令官,车上已为各位烧好了晚餐,并备薄酒,略表心意,还请司令官及各位赏光。”卫立煌见状马上表示同意,并感谢一番。

很快,菜上来了。餐桌上顷刻间摆得满满当当,宾主刚刚落座，正准备用餐，突然列车开始起动，车身猛烈地碰撞着，致使整桌子美味佳肴连同餐具一起，全部倾泻在地上。铁路局局长大为窘迫，满面羞红,卫立煌连连说:“无妨,无妨”。可是随行参谋长却面色不悦。局长在大骂了下属之后,又重新设宴,招待贵宾,直到半夜。事后郭寄峤对卫立煌讲:“司令官,我以为满桌杯盘皆倾覆,乃是不祥之兆啊。”卫立煌只是笑笑,并没有多说什么。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一日晚，张学良举行盛大的宴会，招待蒋方的高级军政人员，当时除蒋介石本人以外，几乎所有来西安的高级将领都参加了。张学良盛情地招待来宾，还连声称这次是“群英会”。他在接待宾客的忙乱之中,见卫立煌到宴会厅,便迎上前去，同卫立煌谈话。张学良知道卫立煌是靠真刀真枪的打仗在战火中冲上来的，并不是靠拍马屁起来的，比较看得起卫立煌；而卫立煌也知道张学良是从极复杂的环境中奋斗出来的，性格豪爽，有胆有识,是一条好汉。虽然过去见面机会少,但彼此见面后很投契,晚宴很是愉快,宾主尽欢。

西京招待所，是当时西安最豪华的旅馆。此次被蒋介石招到西安开会的二十几位国民党要员，都住在这里。初冬的夜晚异常地静谧,万籁无声,这些国民党的要员们,在张学良的盛大招待酒会上，

尽情酣畅了一番后，此时已心满意足地安然进入了梦乡。突然一阵枪声和嘈杂的脚步声，把人们惊醒。卫立煌和他的参谋长郭寄峤都慌忙跳下了床，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负责保卫招待所的中央宪兵第二团已被杨虎城的第十七路军教导团和特务营缴了械，他们还把住在西京招待所里的所有国民党要员的警卫人员武器都搜走了,并从地下室的啤酒木箱中将陈诚拖了出来,把卫立煌、蒋鼎文、朱绍良、钱大钧、万耀煌、陈调元、蒋方震、蒋作宾等及其随员、家属共四五十口人，一齐集合在招待所的大厅里，由卫兵把守着，不许随便行动，还开枪打死了不听警告越窗外逃的邵元冲。这些平日里指挥千军万马的高级将领们、趾高气扬神气活现的大官们，此刻真有点不知所措了。他们面面相觑，满腹疑虑，有些人甚至哆哆嗦嗦抖个不停，也有些人连连念着阿弥陀佛，还有些人不停地在胸前划着十字，哪里还有往日的神采。

卫立煌此刻内心很不平静,他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他心中暗想如果要是红军来了，就太可怕了，卫立煌的思路被拉回了一九三二年——

一九三二年六月,蒋介石在庐山召开豫、鄂、皖、湘、赣五省‘剿匪’军事会议,并进行具体部署。蒋介石亲任鄂豫皖‘剿匪’总司令，随即调集九十个师共五十万兵力，向鄂豫皖和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发动大规模的进攻。蒋介石将其军队分为左、中、右三路。中路第六纵队指挥官为卫立煌，下辖第十师和第八十三师。

卫立煌的第十四军，先布防在安庆、浦口和金山一带，六月上旬，接到蒋介石的命令被调往平汉线南段的花园车站附近，担任警戒广水、横店之间的铁路。七月,汉口总部又来命令,要求各部队加快节奏，随时准备出发。并命令卫立煌的第六纵队由平汉线南端向

东推进,过河口镇、向黄安城进发,以策应由豫南下的第一、第二纵队。卫立煌认为河口镇比较空虚，可先攻打河口镇。待时机成熟后再向黄安进军。卫立煌的这一建议马上得到了汉口总部的同意。八月初，卫立煌按计划率领第六纵队的两个师向河口镇一带进军。

敌人的大举进攻，使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情况显得异常的困难,形势危在旦夕。蒋介石以三十万的兵力,采取‘分进合击,步步为营,边进边剿’的方针,向红四方面军进行大举围攻,企图一举消灭鄂豫皖根据地。面对敌人的凶狠进攻，张国焘拒不采纳徐向前关于反‘围剿’准备的建议,而是盲目轻敌,根本不让部队休整,主张“不停顿的进攻”,强令红军南下围攻麻城,进逼麻城。虽然徐向前等同志极力反对这种意见，但却遭到了张国焘的否定。张国焘认为红军已从根本上冲破了‘围剿”,必须采取‘进攻”。由于他带领自己的主力去攻打麻城,从而使国民党的‘围剿’部队从容地沿东线、西线和北线，向鄂豫皖苏区进攻。而红四军的将士们却被张国焘的错误决定捆住了手脚，不能进行红四方面军擅长的运动战，不能避实击虚，从而过早的将自己暴露给了敌人。

八月十日,天刚蒙蒙亮,卫立煌就指挥着第十师、第八十三师，将河口镇团团围住，用密集的炮火向河口镇发动了进攻。卫立煌命令部队要不惜一切代价拿下河口镇。河口镇内的红军进行了英勇而顽强的抵抗。他们等敌人攻到城下距离比较近的时候就发起反击,使得卫部久攻不下。卫立煌很着急,又下令加强火力攻击,用炮火将红军压住,然而,红军仍然屹立在城头。在激战一天之后,红军考虑到人员和弹药的不足，便摆出阵势，让卫立煌误以为红军要死守河口镇，然后乘着夜幕悄悄撤离了。第二天，卫立煌发现红军已撤离，只得带着队伍进入了河口镇。

蒋介石又命令第一、第二纵队，压缩对鄂豫皖苏区的包围，企

图一举将红军歼灭。八月一日晨，汉口总部又向卫立煌的第六纵队发来了电令，命卫立煌部向黄安城前进，将汤恩伯的预备队留在河口待命。卫立煌的第六纵队接到此命令后，马上发出紧急命令，以第十师为前导向黄安进发。第十四军乘火车到广水，疾驰黄安（现名红安）。

白马嘶河通往黄安的路上,有一队人马快速地移动着。八月的湖北是炎热的，就是在夜晚也难得有一阵清凉，只是偶尔听到有人讲“:快点,跟上。’多数时间只能听见一片刷刷的脚步声。这是红四方面军红十二师陈赓部。由于张国焘的错误指挥，他们在麻城前线，听说敌军已深入鄂豫皖苏区的腹地，因此接到命令，迅速向黄安方向移动，以迎击国民党的进攻部队。陈赓的红十二师做前锋，首先进入了黄安西的草堂地带。

国民党卫立煌的第六纵队,在八月十一日到达广水后,也向黄安方向移动。

黄安郊外约十里的冯寿二地区一带的空气，充满了战前的恐怖，气氛紧张得好像划一根火柴就会立刻爆炸似的。卫立煌的第六纵队前锋，尤其是第五十八团已隐约可以看见红军的大队人马向这边开来了。

突然一个传令兵向卫立煌跑来,打了个立正说“:报告军长,龙团长已看到红军的军旗了。”

“ 哦,迅速告诉龙团长,停止前进,抢占有利的地形。’卫立煌命令道。他知道一场激战不可避免地就要开始了，但战争的结果会是如何呢？他的对手已换成红军，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啊！

一九三二年八月，对湖北黄安一带来讲，不仅仅是气候难耐，闷热的使人喘不过来气，更烦人的是这一带的百姓常常看到一队队的军队从这里匆匆走过，一会儿是红军，一会儿是国民党军，仿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佛空气中都夹杂着火药味，人们猜测着黄安一带要打仗了。

卫立煌接到先头部队的报告后,得知红军就在眼前。他命令参谋们摊开地图查明了自己部队的位置，在黄安西约十里的冯寿二高地群,架起电话,指挥部队抢占高地。这时,卫立煌又接到五十八团参谋长的电话：“报告军长，我军前方是红军主力，约有三四万人,很像红四军,有第十一、第十二师,其它看不清番号。”

“你们团情况如何?伤亡大不大?”卫立煌急促地询问。

“报告军长,现已伤亡过半,团长已负伤了,我军情况很危险。”五十八团参谋说。

电话耳机中又传来一阵密集的枪炮声，跟着电话声嘎然而止。卫立煌知道五十八团一定在同红军进行激战，但激烈的程度会如何呢？还没容卫立煌想清，突然，在六纵队指挥部的四周响起了枪声，同时跑进来一个上气不接下气的青年参谋：“报告军长，第十师、第三十旅还有咱们六纵队指挥部,都被红军给包围了。”

“哦!继续注意红军的动向。”卫立煌沉着地说。

“是!”

“报告军长,第二十八旅刘戡旅长急电。”又一个参谋拿着刚刚译好的电报走来。

“念!”

“我旅原排在行军之序列末尾,突闻前方枪炮声激烈,现已赶到附近,该如何行动,请军长明示。”

卫立煌仔细地在地图上查找了一番说:“复电,命你部迅速冲入战争区域，强占第十师主力侧面的高地，对红军构成犄角之势，以夹击红军。”

刘戡接到回电后,马上拉起队伍攻向另一高地。这样就减弱了红军对八团的进攻，分散了红军的注意力。第五十八团趁机向第六

纵队指挥部靠拢，保护着第六纵指挥部的安全。

“报告军长,第八十三师师长蒋伏生来电。”

“给我,”卫立煌接过电报,上面写“:我师现以接近战斗区域，现将如何行动,请告之。”

卫立煌略思考了一下便说“:复电第八十三师师长蒋伏生,你部跟随第二十八旅，伺机进入战斗区域、并注意掩护六纵队各部后侧。”

沉沉的夜幕降临了,枪声由远及近,同司令部里嘀嘀哒哒的发报声和来回穿梭的脚步声交织在一起。卫立煌不停地踱着步。专门负责六纵司令部警卫的特务连传令兵跑了进来：“报告军长，指挥部已被红军包围。”

“什么,司令部全体出动准备战斗。”卫立煌命令“;各部间加紧收缩,注意两翼的防线。”

善于夜战的红军高喊着‘冲啊,杀啊!’然后是一阵嘟嘟的枪声传进司令部。卫立煌命话务员接通了第八十三师师长蒋伏生的电话,告诉蒋伏生,要坚决保住后侧,天亮以后再伺机行动。红军第十二师的战士们，再次向敌六纵指挥部发起了更加猛烈的进攻。卫立煌的警卫营，在十四军中武器配备是最精良的，它拥有当时最先进的武器如二十响的快慢机枪，还有当时国内少有的英国造的自动步枪，面对红军凌厉的攻势，他们用先进的武器构成了一道立体的火力防线,使红军很难逼进。凌晨三时,经过红军多次进攻后,六纵指挥部防线开始崩溃，卫立煌只好命其官兵采取死保司令部的核心战术，左突右拦，来到一颗大树下面。双方硬碰硬，战斗十分激烈。此时卫立煌看见只有一条道可以后退，当即下命令让卫队集中火力,拼死堵住路口。卫立煌的卫队轻重火力一起上,交叉射击,火力十分凶猛,刹时硝烟弥漫,尘土飞扬,伸手不见五指,卫立煌率司

令部乘着暮色，凭借强大的火力向后撤退。攻克指挥部的红军，原来认为胜利在握，可忽地听见枪声异常，怕伤亡过大，迟疑了几分钟,没再追赶。正是这几分钟,形势发生了变化,十四军的二四九旅先头团赶到了,挽救了他们军部,卫立煌得以逃脱。这样,卫立煌率部苦苦支撑到天亮。

八月二十一日,国民党第二纵队在得到第六纵队的支援后,沿七里坪北上，配合于浒湾以北的第一纵队气势汹汹地，会攻鄂豫皖苏区的政治中心——新集。这时,张国焘又命令红四方面军由檀树岗北上去攻打敌人的第一纵队，保卫新集。八月二十七日，红军主力刚进到新集以北，敌人第二纵队四个师就从西面猛扑过来，红军主力立即在胡山寨地区进行阻击。经过五天激战，毙伤敌人两千余人。使国民党第二纵队陷于险境。二纵队指挥部发急电请求六纵队援救，接应。卫立煌率部火速赶到二纵队指挥部与陈继承商议，陈继承看到自己的部队损失惨重，告诉卫立煌说：“如果形势不见好转,小弟准备率队后撤,到时还请老兄鼎力相助。”

“陈兄,这样做不妥啊,依小弟之意,老兄要下令固守阵地,坚持到最后一分钟，如果现在老兄率兵后撤，正好钻入红军的重围，还是请老兄三思而行。一定要严守阵地，小弟率部策应老兄，请放心。”卫立煌诚恳而果断地说。

陈继承接受了卫立煌的建议,一直坚守到援军的到来。九月六日，国民党第一、第六纵队从北面和南面向红军逼进，与第二纵队连成了片，对红军形成了三面包围之势，妄图一举歼灭红四方面军的主力。鉴于敌众我寡，敌人的装备又优于红军，相峙时间长了对红军不利，红军决定撤离战场向皖西北转移。敌人于九日占新集，十四日占商城，卫立煌率部在新集休整待命。

红四方面军的主力向东移去,国民党的第二、第六纵队尾追在

后。九月十日，红四方面军主力进至金家寨地区同红二十五军会合。红四方面军的首长准备消灭进占麻埠之敌，因国民党第二纵队、第六纵队紧追不放，遂放弃了原定计划，决定南下英山，寻机歼敌。但张国焘已丧失了粉碎敌人“围剿”的信心，认为“红军只可以打一仗，就没有打第二仗的力气。”放弃了挽救鄂豫皖苏区的机会。张国焘命令红四方面军主力向燕子河地区进发。

卫立煌率领着他的第六纵队，向金家寨一带移动。为了避免遭到埋伏，卫立煌一改国民党兵素来走大路的习惯，率领八十三师和十师沿山间小路，翻越山岭，赶到汤家江附近。但卫立煌很快就发现他的周围有红军。便电致二纵队陈继承，质问陈为何违约，为何停止不前，陷友军于不义？二纵队陈继承马上回电说我部已被红军围困，进退维谷，现无法前进。卫立煌见状深知自己所部也有困难，遂将部队向北一线部署，与商城的国民党军队连成一片了。这时红军主力进入金家寨，卫立煌带了一个师紧随其后，而红军主力在张国焘的错误指挥下，向西边的燕子河一带移动，只派少数队伍断后。因此卫立煌部从后山小路扑进金家寨时，并未遇到什么强有力的抵抗，红军的少数断后部队见卫立煌部人数太多，火力很强，为了减少无谓的牺牲，这些部队均主动撤离了。卫立煌的第六纵队进占了金家寨。蒋介石根本没有想到卫立煌部进军的速度这么快，他还催促各路纵队向金家寨集结，而此刻已接到卫立煌的电报，说他已占领金家寨，此电报就是从金家寨发来的。蒋介石先是大吃一惊，然后是大喜过望。于一月中旬，蒋介石乘飞机到襄樊及老河口视察，亲自前去慰劳。汉口总部电令豫南部分地区划为“商罗清剿区”，由第一军军长陈继承负责鄂东部分地区划为“经黄清剿区”，由卫立煌负责。为了奖励卫立煌在“围剿”中的战功，除奖给卫立煌以巨额金钱以外，将安徽省的六安、霍山和河南省的固始、商城五

个县的部分地区划出来，以金家寨为中心，建立一个新的县治，用卫立煌的名字命名该地区为“立煌县”。国民党统治时期，以人名作为县名的，原来只有孙中山先生的故乡——广东中山县。这是第二次以人名作为县名。卫立煌从此名声大噪。虽说这是个空名，事实上卫立煌并没有遇到红军主力，他进占的金家寨，不外乎是座“空城”。但是，他不敢多想，他知道这些年来自己同红军打仗最多，在战斗中也下手最狠，特别是手下蒋伏生的第八十三师，在进驻金家寨后，四处搜捕和杀害苏区干部、赤卫队员和红军家属，因此他同红军积仇最深……

卫立煌想着想着不由冒了冷汗。他叹了口气道：“我看是凶多吉少啊！”。

正当这群国民党要员都暗自盘算着心事时，当地的报馆送来了当天的《号外》。《号外》上赫然写着“张杨兵谏”的醒目标题和《张杨八项主张》的传单，人们面无表情，相互传看着。

上午十一点、十二点没有人来理睬，中午一点、二点、三点，仍没有人来，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些平日里被人们前呼后拥的要员们，心里越来越发毛，越想越觉绝望。大厅里静得只有嘀哒嘀哒的钟表声。将近四点时，突然大厅的两扇大门豁然开启了，涌进来一些人，走在最前面的就是张学良。只见他神态平静，语调平和地同大家打着招呼，并且幽默地讲：“啊呀，这么些重要人物，这么多老朋友都在这里，这真是一次群英会！有些事情事先没来得及向你们打个招呼，非常抱歉，让你们受惊了。”他这一席话缓和了大厅里的气氛，使这些国民党的要员们都大松了一口气，接着张学良向人们讲明了他和杨虎城“兵谏”的真目的是“逼蒋抗战，停止内战，希望在座的朋友们不必惊慌，委屈各位几天，大家共同商量抗日救国的

大计”。

张学良此举，使卫立煌内心的惊恐去掉了七八分。他虽和张学良交往不多，但相互间还是相互钦佩对方的。他想起几日前，张学良宴请中央军的将领，散席之后，张学良要亲自驾车送他回西京招待所，卫立煌刚一上汽车，戴笠却紧追一步说：“后边空着，我搭个车吧！”也跳上了车。卫立煌怕张学良酒后出事，转弯时帮助打转向灯，在人多处又帮助张按汽车喇叭，戴笠坐在车上，感到车子颠簸太大，又见车子转弯过猛，深怕张、卫两人借醉闯祸，连声说自己已到住处，请求下车。戴笠下车后，张学良说：“俊如兄青年时跟随国父孙中山苦战多年，以勇敢善战著称，现在威望很高啊，目前国家的局势正需要俊如兄这样的人才啊！”

卫立煌说：“汉卿兄过奖了，你老兄子承父业，实属不易，现在又撤兵关内，难啊。”两人说着话，车子已开到西京招待所，卫立煌谢过后，起身下车。刚才听了张学良这番话，又回想起张学良几天前在汽车上的话，卫立煌方明白张学良那天的话是有暗示性质的。现在他不再惊慌了，安静地等待事态的发展。但卫立煌也在想中共方面会对此事作何答复呢？

十二月十二日，西安北边的延安，对很多人来讲也是个不平静的夜晚，凌晨一点钟左右，朱德才从军事委员会看了电报回来。他十分平静地对夫人康克清说：“蒋介石被捉住了，你对这件事情，如何看？”

康克清不假思索，直率地坦言道：“最好把他关在石窑洞里。”

朱德耐心地说：“中国的大事情，也关系着全世界的问题。如果要杀掉他，是会引起国内混乱的，那正给日本一个机会可乘，我看还是放他的可能多，因为根本问题是对外的，要对内就是——亡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